

龙城笔阵

文化柳州

寻找一个字

□何开琦

编者按

我市一直在努力传承和弘扬柳宗元文化，且成绩斐然。去年6月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部分作家到湖南省永州市采风，创作众多的文学作品。今年4月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又组织部分作家和书法家到山西省运城市开展“文以载道，高柳拂天”柳宗元文化主题文学、书法采风创作交流活动，在柳宗元的故乡实地采风和交流互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创作，现选取四位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刊登，他们用历史的眼光、现代的视野、文学的手法再现一代宗师光辉形象和奋斗精神。敬请关注。



山西省永济市柳园景观。(韩斌 摄)



山西省永济市柳园中刻的一个“柳”字。(黄少现 摄)



山西省永济市柳园中刻录柳宗元的《种柳戏题》。(韩斌 摄)

暮春，在运城市高新区的一座大楼里，柳州和运城的书法家作品如春天的美景般依次展开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流连忘返。

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”“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蘋花不自由。”《小石潭记》《种柳戏题》《晋问》等等，都是柳宗元的经典作品。100多幅书法作品，楷书稳健端庄，隶书古朴典雅，草书行云流水，行书大气磅礴……穿梭其中如同胜日寻芳，让人大饱眼福，感觉风景无边辽阔。

柳州是柳宗元生命的尽头，而运城（唐代时是河东郡）则是他永远回望的故乡。两地书法家饱含深情，下笔千钧，力透纸背，目的就是为了和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站在一起，书写心中无限的敬仰和脚下辽阔的大地。

而我，只是一个仰慕者。刚刚从泛黄的古籍里抬起头，从柳江边来到黄河之滨，寻寻觅觅，把那些文字反反复复地观摩和品味，我读到其中的坎坷沉浮和百曲千回，酸甜苦辣人生况味，这些都是柳宗元呕心沥血用生命书写，在翰墨氤氲的宣纸上展示一个雄深雅健的人格。不知不觉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我仿佛看见柳宗元站在柳州的东门城楼上，他的手里握着一支笔，微风吹拂着他的衣衫，他一会儿眺望远方的崇山峻岭，一会儿凝视眼前的滔滔江水，然后蘸着墨汁，书写“城上高楼接大荒，海天愁思正茫茫……”。

如今，柳宗元的那些诗句和文章，我们只能看着书籍里的方块文字体会了；真正蘸满柳宗元的汗水和唐朝味道的柳州，我们也只能依靠遐思和想象了。因为，多年来，许多书法名流和柳学专家，竭尽全力，都没有找到柳宗元在纸上或者是石碑上留下来的真迹。

我那么执着地行走在千言万语和字里行间，也是为了寻找一个字，真正是从柳宗元那支笔下挤出来的一个字。

柳宗元出生在书香门第，从小就受到父母严加管教。在他撰写母亲卢氏的墓志铭里，深情怀念了母亲从他4岁开始教他读书识字，念《古赋十四首》。在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里，也详细叙述了柳家的状况：“城西有数顷田，果树数百株……家有赐书三千卷……”因为有这样的家境，柳宗元自小就识文字、博览群书，13岁就能代人撰写《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》，当时父亲柳镇正在朝中做官，柳宗元的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平庸、掷地有声，像是一个在朝堂里沉淀多年的士大夫所写，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和惊讶。

因为柳氏是河东郡望，祖上荣光，封侯拜相者甚多，在他写的《送灊序》里，柳宗元自豪地说：“从咸言吾宗宜硕大，有积德焉。在高宗时，并居尚书省第二十二人。”可惜的是，因为宰相柳奭得罪了武则天，被下狱处死，柳家惨遭败落。到了父亲柳镇，终其一生，也只是个六品官员，其膝下的男子就是柳宗元一棵独苗。所以，在柳宗元的身上，寄托着柳氏重新振兴的希望。柳宗元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，他奋发图强，终于不负厚望，21岁考中进士，从少年神童逐渐成长为政治明星。

至于书法，在唐代，诗词文章与书法终为一体，读书人如果不练书法，终究是说不过去的。据记载，柳宗元的大姐和贤侄，德行有淑，写得一手好隶书。柳宗元在《与李睦州论服气书》里自述：“愚幼时尝嗜音……及年已长，又见有学者，亦不能得硕书，独得国故书，伏而攻之……吾书之工，能为若是。”这里面的书，就是书法。因为自魏晋以降，书法已经大受贵族和读书人的喜爱，从皇帝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潮流和风尚。在柳宗元之前，张旭、怀素、

颜真卿的书法已经风靡天下，孙过庭的《书谱》也大受追捧，柳宗元见贤而思齐，苦练书法也是很自然的事。所以，他13岁能够代人撰写上表，不仅仅是因为文笔老练，其书法应该也是一流。如果书法过不了关，是很让人丢脸的一件事，柳宗元的好友韩愈第一次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，没有通过，他就是怪自己的书法不好。

比柳宗元稍晚出生的唐朝宰相卢携在《临池诀》里写道：“徐吏部（即徐浩）传之皇甫阅。阅以柳宗元舅外为入室，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……”徐浩是大书法家张旭的弟子，皇甫阅是再传弟子，故可推断柳宗元的书法当属张旭一脉。鄂州知府李表臣曾在长安到过柳宗元的居室，让他刻骨铭心的情景是这样：“篋盈草隶，架满文章。钟索继美，班扬差肩。”（刘禹锡《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》）由此可见，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时，苦练书法，尤其钟爱草书和隶书，屋里堆满了碑帖和钟、索、班、扬等名家的书帖，柳宗元沉浸在翰墨飘香里，不亦乐乎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时，参加了著名的“永贞革新”，而且是革新运动的核心成员。当然，最核心的是“二王”，即王叔文和王伾，这两人都是因为某一方面的能力强而成为太子李诵的左臂右膀，王叔文是陪李诵下棋，王伾则是陪李诵写书法。李诵即位后，革新运动开展了几个月，王叔文即被当朝官官和权贵联手免去翰林学士的职务，然后连皇帝的面也见不上，只有王伾和柳宗元、刘禹锡一起苦撑危局，柳宗元的书法如果不是很出色，那就很难和王伾配合工作了。

“永贞革新”失败，可以说是柳宗元人生的滑铁卢，也是大唐王朝从兴盛转向衰落中一曲悲壮的挽歌。

在永州，柳宗元跌入人生的最低谷。先是全家人居无定所，处在风雨飘摇中，再是年迈的母亲病死在一个破庙之中，凄惨悲凉，加上自己也是百病缠身，早生华发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是过着蓬头垢面暗无天日的生活。但是，柳宗元毕竟是读书人，内心的强大是因为懂得自己去寻找黑暗里的微光。他在《与李翰林建书》里写道：“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，尝候战悸稍定，时即伏读，颇见圣人用心、贤士君子立志之分。”在《与杨京兆凭书》里，他写道：“自贬官以来，读百家书，上下驰骋，乃少得知文章利病。”杨凭是柳宗元岳父，在《旧唐书·钱徽传》里记载：“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，以文学知名，家多书画钟、王、张、郑之迹，在《书断》《书品》兼而有之。”岳父家丰富的藏书，让柳宗元有了博览群书海纳百川的机会，其涉猎之广、用工之勤、书法造诣之深是自然而然的。

与柳宗元命运极其相似的刘禹锡，此时正被贬在朗州，他常常与柳宗元书信往来，他写的《答柳子厚书》就是和柳宗元谈论书法。刘禹锡和柳宗元是同年考中进士，后来同朝当监察御史，共同参与“永贞革新”，两人都拜皇甫阅为师，可以说他是最了解柳宗元的人了。刘禹锡写道：“小章书仅千言，申申囊囊，茂德甚悉……端而蔓，苦而映，佻然而生，耀然以清。”把书法用流水和草木的形式来评论，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。当然，刘禹锡绝对不是对牛弹琴，因为柳宗元也是书法高人，是他的知音。

有一天，桂管都防御副使吕恭派人给柳宗元送来一幅书法作品，说是盗墓者所得，要柳宗元帮助辨别真假。柳宗元看了，然后给他回了一封信《与吕恭论墓中石书》。在信里，柳宗元详细辨析说：“仆（柳宗元自称）孟（早）好观古书，家所蓄晋、魏尺牍甚具；又二十年来，遍观长安贵人好事

者所蓄，殆无遗焉。以是善知书，虽未尝见名氏，亦望而知其时也。又文章之形状，古今特异。今观石文，署其年曰‘永嘉’，其书则今野人所作也。虽支离其字，犹不能近古。为其‘永’字颇效王（羲之）变法，皆永嘉所未有，词尤鄙近。若今所谓律诗者，晋时盖未尝为此声，大谬矣。”

诚哉斯言！吕恭和他的哥哥吕温都是柳宗元的好朋友，也都是河东老乡，因为仰慕柳宗元的学问深厚，向柳宗元请教书法。柳宗元分析得条理分明，头头是道，其中所说“永嘉”是西晋怀帝年号，“永和”则是东晋穆帝年号，其间相隔有半个世纪，而书法形状之变化，柳宗元竟然能一目了然，实在让人折服！由此可见，柳宗元对书法精研到此种程度，非同寻常。

元和六年（公元811年），柳宗元的从叔也是大书法家柳公绰（柳公权的哥哥）升官了，他非常谦逊地让柳宗元代他写了一篇《代柳公绰谢上任表》。柳宗元洋洋洒洒一挥而就，柳公绰捧在手里甚是满意，他看到柳宗元的书法已经水到渠成炉火纯青。柳宗元刚到永州时，是暂时寄住在龙兴寺里，很快与寺里主持重巖成为好友，南岳衡山的和尚听闻柳宗元文章和书法超群，也都来找柳宗元求字。

当命运把柳宗元带到比永州更加蛮荒的柳州，柳宗元反而没有原来在永州那么绝望了。韩愈在《柳子厚墓志铭》里写到柳宗元来到柳州的心情是“既至，叹曰‘是岂不足为政邪？’”于是，在柳宗元勤政治理之下，蛮荒的柳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：“三年，民各自矜奋……于是民业有经，公无负租，流徙四归，乐生兴事。宅有新屋，步有新船。池园洁修，猪牛鸡鸭，肥大蕃息。子严父诏，妇顺夫指……”（韩愈《柳州罗池庙碑》）。这样的柳州，是柳宗元勤勉为政所取得的成就。

又是一年冬天来临了。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之下，柳宗元把一年来游过的柳州山水水作了一次总结，写了《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记》。这一天，柳宗元坐着船顺江而下，在一个江水往东折流的拐弯处，发现山峦陡峭，像是一把巨大的砍刀从上至下硬切了一般，形成悬崖峭壁，江水狠狠地撞击着岩石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，像一条龙在水里翻滚。柳宗元给这里取了一个名字——回龙壁。回龙壁附近的岸边，水落石出，秀石散布，柳宗元捡起一块石头端详，这石头色泽黝黑，层叠有致，肌理细腻，用手轻叩，竟有金石之声。再仔细把玩，叠石形态扁平，端庄可人，浑然就是一方天然砚台，稍作雕琢便可使用。柳宗元喜出望外，捡了好几块带回家，蘸上墨汁，果然润而不滑，试写了两首诗，十分酣畅淋漓。欢喜之余，柳宗元让手下选了一块叠石砚，寄给远在连州的好友刘禹锡。刘禹锡很快就回了一首诗《谢柳子厚寄叠石砚》：“常时同砚席，寄感感离群。清越敲寒玉，参差叠碧云。烟岚余斐斐，水墨两氤氲。好与陶贞白，松窗写紫文。”

这一首诗，令柳宗元回忆起当年和刘禹锡一起师从皇甫阅学习书法的情景，并且想到当前刘禹锡的两个儿子正当正是练习书法的时候。于是，柳宗元戏题一首诗《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嵩二童》，回寄给刘禹锡，诗云：“书成欲寄夷安西，纸背应劳手自题。闻道近来诸子弟，临池寻已厌家鸡。”

刘禹锡收到诗后，对柳宗元难得开心的戏题诗十分欢喜，禁不住自饮了两杯浊酒，月下独酌，诗兴大发，又写了《酬柳柳州家鸡之赠》：“日日临池弄小雏，还思写论付官奴。柳家新样元和脚，且尽姜芽斲手徒。”就这样，两个被贬的苦闷诗人诗来诗往，柳宗元接连又写了《重赠二首》和《叠后》

《叠后》，刘禹锡也写《答前篇》《答后篇》。这些诗歌像冬天里的阳光，照耀着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在玩笑和戏谑里寻找到寒冬里的一丝丝温暖，苦中有乐。两位诗人连续以诗歌的形式讨论书法，向人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柳宗元的书法自成一派，风格迥异：元和脚。

元和脚——本应作为一个书法界的专用名字，只能留在诗歌里了。但是，和柳宗元同时代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赵璘，唐大和八年（公元834年）进士，其作品《因话录》里记载：“元和中，柳柳州书，后生多师效，就中尤长于草书，为时所宝。湖湘以南，童稚悉学其书，颇有能者。长庆以来，柳尚书公权，又以博闻强记工书，不离近侍。柳氏言书者，近世有此二人。”在历史上，学习书法者，都知道柳公权是与颜真卿齐名的，而赵璘把柳宗元当作书法家和与柳公权相提并论，以此观之，柳宗元的书法在当时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。

感谢赵璘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难得的记忆，即使只是一点蛛丝马迹，也能够让后人柳宗元书法作品充满无限的想象和遐思。

到了宋代，北宋金石家赵明诚在《金石录》里还记载：“子厚颇自矜，其书见于世者，惟《殷舟和尚碑》和《弥陀和尚碑》耳。”南宋范成大，他从家乡苏州到柳州任职的路上，一路游玩和考察，他把所见所闻写在《驂鸾录》里，其中有记载：“《南岳殷舟和尚第二碑》，为子厚自书，颇擅楷法。”

清代的李元度，是湖南平江人，他曾说过：“子厚在南岳撰书各碑，除殷舟外，尚有弥陀、大明两和尚碑，又云峰和尚于中院大律师塔铭。可惜今都逝而不见了。”民国时代，叶玉甫也说过：“曾在湖南，获见有意流通之柳碑，失之交臂。”

我在青灯黄卷中，翻阅了《全唐文》和《柳河东集》，寻找柳宗元远去的背影。现在，又从柳江河边来到黄河之滨，在柳宗元的故里永济虞乡踟躇徘徊。目光越过千年，仿佛看到千年前柳宗元登上高高的鹤山，站在秋天的阳光下，把手搭在眼睫毛上，踮着脚尖，眺望家乡：“如何望故乡，西北是融州。”这一望，世事茫茫，无足弗弗，往事越千年，换了人间。

此时，正是春天中最美的时刻，阳光明媚，惠风和畅。在永济的柳园公园里，游人如织，湖水如镜，柳树如烟。有一个纪念柳宗元的亭子，柱子上写着一副对联“岭树重遮千里目，江流曲似九回肠”，这是柳宗元写给柳州的，也是写给人们的。亭子的中间，地上刻有一个大大的“柳”字，应属于草书，而且是一笔写就一气呵成。此字刚劲道健，既有流水的韵味，也有岩石的硬气，不知出自谁的笔下。正思忖着，一位年轻的父亲牵着一个小男孩来到亭子里，男孩脸上满是天真和童稚，眼睛清澈见底，他看着大大的“柳”字，不认识，仰脸问：“爸爸，这是什么字？”年轻的父亲抚摸着男孩的头说“这是柳宗元的‘柳’字”。然后，男孩牵着父亲的手蹦蹦跳跳离开了亭子。

一刹那，阳光隐去，一阵风吹来。原来模糊的历史和漫漶的书迹一下子明亮了起来，那些年，柳宗元写在纸上的和刻在碑上的字虽然已经被时光隐去，但是却有一个字是永远铭刻在大地上，就是“柳”字。从诗经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到柳宗元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”，到今天神州大地无处不在的柳树如烟，万木成荫，凡有柳树处，都思柳宗元。

试了一试，“百度”一下“柳”字，第一眼就是柳宗元。此字，足矣。